

第二章

广州方面第二次派人来找冯子材，已是半年以后的事了。

提前三天，钦州的陈知州就坐着州衙的四人大轿，摇摇晃晃地来到白水塘，到冯府谒见冯子材，告知湘军宿将、以兵部尚书衔钦差会筹广东防务的彭玉麟彭刚直大人将亲临探视，并指挥衙役在村口搭起一个似模似样的接官亭。到了那天，冯府上下粉黛收拾一新，在钦州的萃军旧部中有职衔的人，都找出旧日的翎顶官服穿戴起来，一早便齐集冯府，簇拥着同样衣冠整齐、翎顶辉煌的冯子材，到接官亭里恭候。待到朝阳东升，天地晴朗时，从钦州开出一队队手执金瓜铁钺的步骑仪仗，络绎不绝地排到接官亭前，接着才是一乘八抬大轿，在差役鸣锣开道的吆喝声中，缓缓地向接官亭走来。轿子在接官亭前停下，两个戈什哈赶紧上前掀起轿帘，里面走出一个身穿一品官服的年老官员，这就是钦差大臣彭玉麟。彭玉麟字刚直，湖南衡阳人，早年投入湘军，积功授兵部尚书衔。本来已告病回籍静养，北宁战败后，清政府为加强广东防务，给他以钦差大臣名义，与新授两广总督张之洞等会筹广东防务。

一见彭玉麟走出轿子，冯子材马上迎上前去作礼，并亲切地招呼：“刚翁，久仰，久仰，大驾光临，实令蓬筚增辉呀！”

彭玉麟同样高兴地还礼：“萃翁，大名如雷灌耳，仰慕二十余年，今日始能当面瞻仰，真乃三生有幸！”

当年冯子材驻守镇江时，彭玉麟恰好在长江一带统领水师，两人虽是水陆异途，却只相隔咫尺，动静互闻，只是囿于职守，一直无缘相见。以后，彭玉麟先是节制长江水师，后又回衡阳原籍守制，冯子材则移镇广西，两人更无从见面了。这次，彭玉麟屈尊来访，怎不叫冯子材高兴呢？

等到见面寒暄，设宴接风等例行礼仪既毕，冯子材便把彭玉麟请进内书房，屏退从人后，才郑重地对彭玉麟说：“刚翁这次光临寒舍，不知有何赐教？”

彭玉麟已收起一脸笑容，面露悲愤之色，长叹了一口气：“还不是为的是法寇猖獗……”

“法寇如何猖獗？”冯子材急着问。

自从香锦安来踏看宅基风水时提及法军大败援越桂军，扰及西南边陲的消息后，冯子材本来静如死水的心境又重起波涛。军人保国安民的天职，使他再也不能安心乡间的退隐生活，曾千方百计向人打探战事，但毕竟是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，除了听到一些皮毛的消息外，对于清政府的上层决策根本不了解，对于法军日后的动静更是毫无所知，心里十分憋闷。

六月间，新任两广总督张之洞，曾给冯子材来过一封信，就请他率军攻袭法国占据的越南广安、海防一事征询他的意见：

启者，法人弃信背盟，逞兵要挟，索款甚钜，数至千万有奇；美国排解居间，悍然罔听。然已夺踞基隆炮台，近又纠其兵船，麇聚闽海。粤为闽邻，防务日亟，万一始终决裂，战局纷纭，必须有后路攻袭之师，庶几敌人有所顾忌，不敢尽起陆兵肆扰各口。

钦州民团自得宏才指麾，谅已日形精整。鄙意拟请阁下速将团练密加部勒，营哨官分别派定，一遇事机紧迫，即将精健练勇酌带二三营，配给军火，取径疾趋，袭彼广安、海防，广张声势，多设疑兵，以为牵制之计。惟钦州练丁是否善战？军械能否御敌？至少约须几营？道路共有几程？或宜沿海或宜踰山？转运是否无阻？就地能否图粮？后路消息能否不致隔绝？彼处居民能否结为内应？广安、海防敌人陆兵几营？炮船几艘？均望切实筹度，绘画简明地图，飞速见示。能行，则大可建此奇功。

阁下威略老成，熟习沿边地理，专赖良谋，无任翘切！

这时，冯子材已得知张树声、徐延旭等人均受到朝廷惩处，自己重新出山已没有后顾之忧，顾虑尽去。接函后，与都启模等旧属商议一番后，复函张之洞，慷慨请缨出战：

查该法夷自上年到越以来，于今两载，并未受过大创，所以恣意要挟，无所瞻顾。为今之计，与其暗袭牵制，侥幸于目前，何如挾伐大张，以杜欲壑于日后？查两粤兵勇自来素称得力，即子材向年三次督办越南军务，亦皆借以成功。盖粤勇之于越南，不独服其水土烟瘴，且又人情风尚无不熟识。因地用人，古之明训。所幸子材所患之疾已愈八九，如蒙我大公祖垂爱，任以军旅之事，即请奏明，将现在关外尚未遣散之粤勇一并调至谅山、海阳交界之宣安州，并由子材就近募勇，连关外粤军共足一万五千人，均交子材统带调遣，应胥粮饷概照楚军章程给发，所有广安、海阳两夷省均请大公祖责成子材以克复之。

但复函寄出后，却没有回音，老于军事的冯子材深知，出现这种情况无非是由于两种原因：一是形势好转，不再需要他这个退职将官出山作战了。二是形势严重恶化，过去的作战部署已不适用，需要另外筹划大的行动，因而张之洞未能答复。现在听说彭玉麟来访，他知道这并不是一般的探访叙旧，定与自己请缨出战一事有关，所以，就急着探问战况。

彭玉麟听到冯子材的问话，心情沉重地回答：“说来话长……”

法军在北宁大败援越桂军后，派出海军中校福祿诺代表法国政府，与清政府的全权代表、北洋大臣李鸿章签订了《中法简明和约》。然而，和约墨迹未干，法军就无理进逼驻守越南观音桥的援越桂军，挑起事端，遭到援越桂军的迎头痛击，大败而归。法军恼羞成怒，悍然撕毁和约，凭借其海军优势，派出孤拔舰队侵扰我东南沿海，威胁清政府赔偿巨款。在遭到清政府的坚决拒绝后，法军舰队肆无忌惮地袭击和强占基隆，炮轰马尾造船厂，歼灭中国的福建舰队，并企图北扰直隶，胁及京师…

听到这里，冯子材忍不住怒火中烧，牙齿咬得格格作响，一对拳头紧捏得青筋毕露，猛地捶在桌子上，大声说：“法寇小丑，敢于如此横行，贪得无厌，不予惩创，怎能警戒异类而大振国威？”

彭玉麟在一旁也唏嘘不已。

激愤之余，冯子材又问：“朝廷有何对策？”

“我和张香帅看到法寇猖獗，而又深知我海军新近练成，尚非法舰对手，因而联衔上了个

折子，建议朝廷扬长避短，攻其必救。即在海上采取守势，却出动陆师攻打侵越法军，牵制其主力，使其不能全力攻扰我海疆！”

冯子材边听边点头：“扬长避短，攻其必救，这个计策不错，只不知朝廷如何处置？”

“当今皇上、皇太后圣明，阅折后马上纳奏，降旨命粤、桂、滇三省出兵入越攻剿。云南一路由岑云阶制军亲率滇军一百余营数万人出宣光，趋山西；广西一路由潘琴轩中丞率桂军八十营数万人，出谅山，取北宁；广东一路则出军直取广安、海防。然后三省合力，会师河内，尽逐北圻法军。”

这次，冯子材静静听着，却又不时微微地摇头，似乎不甚赞赏。但等彭玉麟的话音一停，他却即提出另外一个问题：“广东军队由谁统率？”

彭玉麟双眉皱蹙：“本来，张振轩前督和我都可以带兵前往，奈何法军又扬言要攻扰海南和广州，全省四处戒严，分兵防守，张香帅、张前督和我都无法分身，其余各将又都是偏裨之才，难以独当一面，所以正为此烦恼呢。”

冯子材心中一动，两眼紧盯彭玉麟，欲言又止：“这个……”

冯子材的神态被彭玉麟看在眼里，他愁闷的心情慢慢开朗，脸上掠过一丝笑容：“萃翁回家养疾年余，不知贵体可否痊愈？”

冯子材灵活地伸展一下手脚说：“托福，已经好利落了。”

彭玉麟高兴地说：“痊愈了就好！”说完，他满怀希望单刀直入地问：“萃翁能否出山，相助香帅和老夫一臂之力？”

冯子材面色肃然，大义凛然地说：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如蒙垂爱，任子材以军旅之事，敢不效命！”

听罢冯子材的这番话，彭玉麟激动地站起来，恭恭敬敬地走到冯子材面前，深深地鞠躬道：“萃翁能为国出力，老夫和香帅谢过了！”

冯子材连忙还礼道：“刚翁和香帅公忠体国，造福庶民，子材正要感谢呢！”

两人坐回座位后，彭玉麟问冯子材：“香帅和老夫欲烦萃翁率军进取广安、海阳，不知能成行否？”

冯子材答道：“出征杀敌，自当朝令而夕行，奈何我有肺腑之言，欲斗胆直言，还望刚翁恕罪。”

彭玉麟有点诧异了：“萃翁有何高见，还望不吝赐教。”

“三省出兵入越攻法，本是扬长避短，攻敌必救的上策，只恐各自为战，兵分力单，非唯未能破敌，犹恐为敌各个击破，徒损精锐，适得其反。”

彭玉麟闻言不觉一惊，连忙趋近问道：“萃翁此话怎讲？”

冯子材说：“就以所筹粤军进取广安、海防一路为例说吧，此路征程遥远，皆是沿海而行，法军兵船可从海上节节击我，我却无得力铁舰以护陆师，只有束手受敌，自取败亡，而无补于大局！”

彭玉麟暗自一惊：“萃翁有何高见？”

冯子材比画着说：“滇、粤二军所向，都是法虏的偏锋，胜之不足以撼敌，不胜则大损国威。唯独桂军出北宁，取河内，乃法虏心腹要害，决战之地。不如迅速聚合三省雄兵，齐趋北宁一路，高屋建瓴，泰山压卵，一战而告成功呢？”

彭玉麟听完，蹙额沉思了一下，突然眉开眼笑地说：“萃翁高见，令老夫茅塞顿开，回去之后，一定与张香帅赶紧奏明朝廷，照此办理！”停了一下，他又问冯子材：“如果粤省出兵援桂，萃翁能否挂帅遄征。”

冯子材豪迈地答道：“如有任用，敢不从命！”

彭玉麟说：“这样就好！我来时已与张香帅商定，如萃翁愿意挂帅出征，即请就地招募军兵，由省里筹拨粮饷军械应用，迅速成军，早日拔队启程。只不知萃翁能带多少人马？”

冯子材胸有成竹地答道：“我在镇江时已带兵万余，任广西提督时，三次应邀入越援剿，每次都带兵万余。这次出征法虏，与寻常征战不同，至少亦得三十营一万五千人才行！”

彭玉麟微微皱起眉头：“这个……可能多了点吧。省里现时四处备战，粮饷军械需用甚钜，一时间哪里能筹到如此数量……”

冯子材不高兴了，脸色沉了下来：“刚翁是否认为老朽不能带兵了？”

彭玉麟为难地眨巴着眼睛，过了一会，才像最后下决心一样说：“这样吧，你先动手招募二十营一万人，其余数目，容我与张香帅商议后再作定夺如何？”

冯子材点头说：“也好，但不知要几天成军？”

彭玉麟说：“军情紧急，当然是越快越好！”

送走彭玉麟，冯子材马上被守候在客厅的一批旧部属包围了，他们是相貌相似、都长得黄黑瘦削精干的副将冯兆金、参将冯兆玉兄弟俩；黄寡脸皮的参将梁振基；矮胖壮实，红通通的脸膛上长着一颗硕大艳红酒糟鼻的游击杨瑞山；沉默寡言的都司麦凤标；还有都司刘积瑶、守备冯骅、刘汝奇、陈之瑞；千总陶烈武、陈荣坤；把总黄万成、梁有才等；而文弱书生模样的都启模等人因挤不过这些武人，只好远远地站在一边等待。众人都迫不及待地七嘴八舌向冯子材打听与彭玉麟会晤的情况。冯子材乐呵呵地看这一张张熟悉的脸孔，心里不觉一阵阵发热，他深深了解这些老部下的脾性，一听说有仗打就手痒。其实，自从法寇猖獗的消息传开后，这些跟着冯子材一起辞官回乡的钦州籍同乡，没少从四乡赶来冯府打探军情，慷慨请战，有的还带着刚刚长成的子侄亲属前来，要求投军去打法寇。受到这些旧部属效命国家的热情的感染，冯子材毫无保留地把与彭玉麟谈话的内容详细地告诉了他们，听说冯子材要挂帅出征打法寇，他们都争先恐后地要求跟随前去杀敌立功。冯子材高兴地说：“这当然少不了你们的份！”

“阿爸，还有我们兄弟俩呢！”两个青年人一边大叫，一边挤着人群，想挤到冯子材面前来。这两人相貌长得与冯子材相似，但身材更加高大壮实，脸上洋溢着青年人特有的朝气。人们认出年纪较大那个是冯子材的第三个儿子、同知衔冯相荣，年纪较轻的那个是冯子材的第五个儿子、同知衔冯相华。

“你们兄弟俩也一起去！”冯子材满怀喜悦地望着这两个儿子。他年轻时家境贫寒，为人保镖挣来的钱仅够糊口和赡养老人，却无力娶妻。只是在投军以后，随着官职的擢升，俸禄渐丰，才在四十余岁时娶妻纳妾，先后生了九个儿子，三个女儿。其中大儿子冯相猷是个读书人，考得个州学附生。二儿子冯相贤身体多病，年纪轻轻就夭折了。只有这个三子和五子从小就身体壮实，不爱读书，只喜舞刀弄棒。哥俩年岁仅相差一年，个头长得差不多，脾气也很相投。冯子材特别喜爱这两个儿子，从小就带在身边，让他们跟在军营磨练，以便日后长成将材，继承父业。光绪五年(1879年)，冯子材应邀入越剿捕叛将李扬才，在攻打水岩时，官兵伤损过重，咸怀退志。冯子材就命令年仅十三四岁的小哥俩手持令箭到前敌督战，众将士见状，遂鼓舞而战，一举攻克敌寨。事后，两人都因功被保同知衔并赏戴花翎。这段时间来，他俩一直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，也不知缠着冯子材说过多少次要打法寇的事。这时，看到众叔伯都争着要随父亲出征，他们也不甘人后，所以挤进来大叫大嚷。而冯子材早就盘算着要带兄弟俩出征，一是为国出力，二是自己年纪已大，身边也需要有亲人照料，所以就满口答应了。

看到大家稍为安静下来，冯子材又说：“我们还是按老规矩办事，大家立刻回乡树旗招募营勇，招得一百人即委为哨长，招得五百人即委为管带，招得三四营人即委为督带，限十日成军，带来钦州城集结。”

众人吹呼雀跃：“遵命！”

看到众人胸有成竹的样子，冯子材叮咛了一句：“别忘了遴选那些官卑职小、年富力强的入充任营哨官弁。”这是萃军挑选将弁的一个重要原则，因为冯子材认为：官卑职小的人升官心切，非舍命杀敌无以超尘出众；年富力强的人心雄胆壮，勇往直前，不甘落后。萃军每战克敌，常操胜券，得力于这条原则不少。

冯兆金、冯兆玉兄弟俩家住钦州城外的大寺圩，他们行动快，当晚回到家中，就叫人在圩头空地上搭造募兵平台，树起萃军大旗，并赶写简单告示：“国家有难，应募者速来！”在圩中住家的墙壁树木四处张贴。同时，连夜派人通知熟识的兄弟子侄、亲朋好友、旧日部属，鼓动他们前来应募投军。

第二天一早，冯兆金就穿上副将的武职二品官服，戴上红宝石翎顶；冯兆玉穿上参将的武职三品官服，戴上亮蓝水晶顶子，兄弟俩风光十足地坐在平台上，等待着来人应募。平台前面的空地上摆着几张桌椅，上面放着笔墨名册，由几个书手在那里登记入册。

这天恰好是圩日，四乡八邻的农民来赶圩，看到这个阵势，听说是冯子材冯提督募兵打法寇，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。因为冯子材当时是钦州地方当官当得最大的人，而且官声又好，在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故事，在一般农人心中，被视同为神人，所以都挤来看征兵情况。而冯家兄弟的兄弟子侄、亲戚朋友、旧日部属早有准备，一来到就抢着报名，惹得一些看热闹的小伙子也跟着去报名，几百人争先恐后，累得几个书手应接不暇。

一个粗壮小伙子，在报名应募后，并不急着离去，而是围着平台磨磨蹭蹭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冯兆金感到奇怪，就把他叫住，问他有什么话要说。这个小伙子显然是个不善言辞的

人，但又受着强烈的好奇心驱使，于是涨红了脸，憋足了劲，才结结巴巴地问道：“大人，听家中老人传说，冯大帅用兵如神，当初在廉州府，只用一百人就打败刘八的上千人，有没有这回事呀！”

冯兆金点点头说：“对，有这事。当初我就是和冯大帅一起打刘八的！”

他们的一问一答，吸引住许多赶圩的人，人们都挤过来，把平台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个水泄不通。那个提问的小伙子激动地叫起来：“冯大帅用兵如神，这次我跟他去打法鬼，也打几个胜仗，弄个官当当！”他的这几句话，惹得旁人哄堂大笑。

杨瑞山生性嗜酒，又好打仗。听到冯子材叫他募兵随同出征广西关外去打法鬼，心里十分高兴，当天便赖在冯府讨了一顿酒喝，并留宿一夜。第二天才摇摇晃晃地回到老家防城街，召来一些旧部和亲友，商议招兵买马的事情，谈得高兴，又弄来酒菜喝了一顿。这样，等到第三天，他才穿戴起游击的三品武职官服，搭台树旗招兵。杨瑞山也算是防城街的名人，听到他要招兵打法鬼，许多人都围来观看。防城只设一个巡检司，属下的东兴街与越南芒街接壤，黑旗军首领刘永福在越南抗法，也不时派人回东兴、防城招兵，因此防城一带的人对法寇在越南的横行霸道的事情听得很多，也知道黑旗军抗法的许多传说故事，所以杨瑞山要招兵打法鬼，许多年青人都踊跃报名。只是有几个前几天曾到大寺圩赶圩的年青人，诧异地望着杨瑞山头上的亮蓝顶子，凑在一旁窃窃私语，末了，他们推出一个胆大的小伙子，走近杨瑞山身边，怯生生地说：“大人，你是不是和大寺圩的冯大人一起跟冯大帅在廉州府投军的？”

杨瑞山笑咪咪地回答：“是呀！这都过去二十多年了，还提它干吗？”

“为什么冯大人戴的是个红顶子，你戴的却是个蓝顶子呢？”小伙子指着杨瑞山的头顶问。

杨瑞山听到这问话，伸手摘下自己的顶戴，拿在手上端详了一下，不好意思地搔了搔头皮说：“我原来戴的也是红顶子，只是一次没能遵守冯大帅的军令，而被降了下来……”

杨瑞山是冯子材麾下的爱将，打仗十分骁勇，曾被冯子材保举到从二品的副将官职，戴上了红顶子，当时上司曾暗示冯子材不要让杨瑞山升得这样快，冯子材不肯，回答说：“他有功，哪能不升？”

冯子材移镇广西时，杨瑞山随同前往。当时广西军队的纪律很差，旧军队的各种弊病表现得很突出，冯子材决心好好整顿一下，但考虑到积习太深，仅惩罚桂军旧将，可能难以服众，遂决定在自己人中开刀，以示公正。一次，冯子材带兵追剿，因对方拟从广安走东兴，逃窜海上，于是飞檄杨瑞山，限三日夜率部驰至芒街截击，误时者治以军法。杨瑞山遵命率队前往，中途遇着大雨，道路泥泞难行，军士苦求不要连夜行军，杨瑞山因军情紧急，没有答应。但雨越下越大，道路冲塌，无法行走，只得停留了一夜。等赶到芒街后，已误期一天，杨瑞山知道冯子材军纪严明，此事绝不会轻易放过，在战事结束，就自动赶赴提督辕门请罪。冯子材正要借题发挥，于是雷霆震怒，一定要将杨瑞山按军法从事，经众将苦苦求情，要求看在杨瑞山过去所立军功份上，给予减免。冯子材拗不过众人，只得将杨瑞山改处降官三级，重杖示众。处理了杨瑞山后，冯子材再处理其他将弁就比较容易了，桂军军纪才得到整顿。后来，杨瑞山因

功又升一级，才由都司升为游击…。

听到杨瑞山讲完这一切，众人都吃了一惊：“冯大帅治军这样严，在他手下要谋个一官半职也真不容易。”

杨瑞山却不以为然地说：“俗话说：强将手下无弱兵，要不是冯大帅严于治军，萃军也不会打这样多的胜仗！”

众人点头：“对，对！”

梁振基是小董镇人，他的招兵方法不像冯兆金、杨瑞山那样威风张扬，却显得更有实效：他把冯子材发给每个应募士兵的安家费三两六钱银子，分别用小布袋包好，像小山一样堆在登记名册的桌子的旁边，并在写着“国家有难，应募者速来”的告示下面加了一行字：“月饷四两二钱”。当时，一两银子可以买一担白米，在许多靠种两亩薄田或帮人佃工为生的穷苦农民看来，这已是一笔不少的数目了，因而有些青年人本来并不准备应募的，看到别人兴高采烈地拿到了安家银子，心里怦然而动，情不自禁地就去报名应募，领取安家银子。一时间，小董镇各处都传说着：“当冯大帅的兵，饷银十足！”

梁振基身穿便服，一会儿在登记处看看，一会儿到人堆里听听各种议论，他生性沉默寡言，不好说话，但内心智虑精详，头脑灵活。看到桌上的饷银渐渐少下去，他知道招募顺利，心里也很高兴。望着一个个心满意足而去的青年人，他感慨地心想：“冯军门带兵就有这点好，不克扣士兵的军饷。”

望着那一包包装满饷银的小布袋和一个个生龙活虎的应募青年，梁振基不由得对未来的战事充满了信心。

当诸将忙着招兵买马的时候，冯子材也没有闲着。他一面与钦州的陈知州在钦州城内为未来的新军赶号营房，制作军装，清理校场，准备训练场所，一面出资雇请铁匠打造上千柄坚韧锋利的钢刀，取名清光刀，以备日后与敌肉搏之用。还利用钦州有制作陶器的传统工艺，叫人将萃军原来用布包炸药的炸药包，改为用陶瓶作外壳，内装火药，瓶嘴连接用纱纸制成的火绳，瓶耳可以系绳，便于携带，威力较大的先锋煲，作战时用来投掷炸伤敌人。同时又不断地去函去人，向广州催饷催械，指调文员前来听候调遣。两广总督张之洞不但很快拨银五万两给萃军作招募费用，还拨发抬枪五百杆、士乃打枪一千杆、大稳枪二千杆，劈山炮及后膛洋炮数尊，连响洋枪约百件给萃军，并派委署理廉州府知府黄杰前来作萃军营务处。又通知，派广西右江镇总兵王孝祺率勤军八营四千人，赶赴广西关外，与萃军合作一路，听从冯子材的节制调遣。

在忙忙碌碌中，十天很快就过去了，到了第十一天，翎顶补服辉煌的冯子材！在黄知府、陈知州、都启模等一千文员的簇拥下，一早就来到钦州校场的阅兵台。台下黑压压地站满了新募的九千士兵，冯兆金、杨瑞山、梁振基、麦凤标等一千官员，都各穿官服，骑着高头大马，威风凛凛地站在各自部属的前头，听候冯子材的训示。

这天是个万里无云的艳阳天，灿烂的阳光把偌大的校场照射得一片光亮。看看时辰已到，只听得一连声惊天动地的礼炮鸣响，原来闹嚷嚷的士兵安静下来。冯子材缓缓地走到台前，满

意地看着台下朝气蓬勃的兵将，大声说：“法寇小丑，屡次欺我大清，袭我水师，占我基隆，还欲扰我广州、北海，胁及我钦州。朝廷飞书羽檄，要我钦人为国出力。我虽老迈，但报国之志不减当年，愿与诸君同仇“敌忾，前往广西关外杀敌，不打败法寇，誓不回还！”

听完这番铿锵有力的说辞，台下众兵将一阵欢呼。

接着，冯子材又宣布了萃军军纪：“各营军兵，露营住宿，禁入民村，禁住民房。全体官兵，严禁夜出，白日入街，须持手令，如违令者，军法不赦，一律严处，斩首示众。拦路抢劫者斩，强奸妇女者斩，偷牛偷猪者斩，拐带人口者斩。”

这些口吻严厉的训辞，听得一些新兵心儿乱跳，脸色发白，连连咋舌不已，他们深深感到，当好萃军兵士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
最后，冯子材宣布了全军的编制：全军分为前后左右中五军。中军由冯子材亲自指挥，下辖左右两营，同知冯相荣管带中军左营，同知冯相华管带中军右营。各军辖中前左右四营，副将冯兆金为右军督带兼统中营，守备冯骅管带右军左营，千总陶烈武管带右军右营，守备陈之瑞管带右军前营。参将梁振基为左军督带兼统中营，把总黄万桂管带左军左营，守备黄秀玲管带左军右营，守备陈仕任管带左军前营。游击杨瑞山为前军督带兼统中营，都司刘积瑶管带前军左营，知县刘汝奇管带前军右营，千总陈江志管带前军前营。都司麦凤标为后军督带兼统中营，都司冯绍珠管带后军右营，把总梁有才管带后军左营，千总陈荣坤管带后军前营。

招募士兵只花了十天的时间，而要将这些新募士兵集结整编，加以初步的军事训练，却费去了冯子材的不少时间。这些投军青年虽然报国的热情高涨，不少人还学了点拳脚功夫，但却没有丝毫的军事经验，冯子材及众将官们只得手把手地从头教起，从如何列队、出队、收队、站岗、值勤、使用武器，到听从长官命令、配合作战等。在训练过程中，冯子材还注意挑选奋勇，将士兵中能够伏地蛇行、矫捷如龙的作为上选，能一跃越过八尺宽壕沟的作为次选，对他们加以特别的训练。除了要求他们善使青光刀、先锋煲外，个个枪法要好，每靶五枪全中，能在百步远的地方射穿茶碗；还规定他们每天要跑步，吃苦耐劳，增强体质，将来可作杀敌的主力使用。

对于那些第一次被委为营哨官的将弁，冯子材也以身作则，教导他们如何带兵打仗：每次拔队启程之前，营哨官都要派人预先打前站熬粥煮饭，以待后来的大队士兵得以打尖充饥，也使沿途买卖减少纠纷。每天宿营时，要先经管带踏勘地势，规定营帐距离，然后各哨官督促本哨士兵，依照划出地方，一面向外挖掘水沟，一面向内修筑土墙，撑搭帐篷，然后造饭住宿。翌日五更饭饱，拆收帐篷，列队点名起程……

经过这样的初步训练，这支新募成军的部队，才成为一支具有一定战斗力的军队。

由于军情紧急，各方面催促得很紧，因而，冯子材只将新军草草训练一番，就准备开拔了。

这天一早，冯子材率领合家上下，在祖宗灵前举行了辞祖式。

冯家原籍广东南海县，世代以航运为业，到曾祖时，因大水冲没原籍故居，祖父遂奉曾祖母迁居于钦州东门外的沙尾村。到了冯子材出生时，家里仍靠泛舟贩盐度日，家道已日渐衰落。

冯子材四岁丧母，十岁丧父，时已无力营葬，只能以薄棺掩埋，直到冯子材发迹后，才能正式营葬。因为冯子材积有勋劳，朝廷循例诰封三代先人：曾祖冯遂云、祖父冯广运、父亲冯文贵为振威将军；曾祖母潘氏、祖母黎氏及母亲黄氏为一品夫人。冯子材衣锦荣归后，请人为三代先人绘画了衣冠像。新宅落成后，又将一间厅堂用来供奉祖宗三代的衣冠像和灵位。现在，灵前的古铜鼎彝等祭器已擦拭干净，香烛辉煌，烟火缭绕，供奉的猪头三牲还散发着微微的热气。

浑身戎装打扮的冯子材，领着夫人王氏，侧室农氏、黄氏，长子冯相猷，长媳蔡氏，三子冯相荣，媳余氏，四女冯金玉，五子冯相华，媳杨氏及年纪还小的六子冯相钊、七子冯相锴、十一子冯相焜、十二女冯鸿玉、十三子冯相荣、十四子冯相标、十五女冯白玉，以及长孙冯承祥，分班排列在灵前。在静默中，冯子材深情地望着先人的衣冠像和灵位，心里感触万分：自己几十年来各处奔波，在家日少，以致先人的尸骸灵位也未得好好安顿，只是这年余辞官归里，才算让先人灵寝有了好去处，如果法寇攻来，不单活人遭殃，祖先灵位也不得安宁，想到这里，不禁心头微酸，泪水几乎涌出眼眶。他强忍激动，拿起一把香烛，虔诚地点燃后，恭恭敬敬地插在灵前的香炉上。接着从身上掏出由都启模等幕僚拟就的辞祖文，语调庄严，一字一顿地慢慢念起来：

“列祖列宗在上，法人犯顺，扰我海疆，侵及边关，生灵涂炭，凡我民人，无不共愤！四世裔孙子材、五世裔孙相荣、相华，忝列军职，效命王事，羽书飞檄，急如星火，支大厦于既倾，守土有责；救万民于倒悬。死而后已！唯一出家门，即乏供奉，公而忘私，自古难全，特告罪于列祖列宗灵前。伏祈祖宗神灵佑护，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殄渠擒夷，壮我河山……”

诵读既毕，冯子材领着家人在灵前深深跪拜叩头。

回到前进正厅，冯子材唤来夫人王氏，语气沉重地嘱咐道：“此次转战边关，居无定所，不似在柳州提署时，你就不要随同前去了，好好在家照看儿孙吧！”

王氏夫人出生于将门，父兄都是武官，受到家庭熏陶，自幼就颇具胆略。冯子材任广西提督时，因原配夫人病歿，遂继娶王氏夫人。多年来，王氏夫人都跟着冯子材住在柳州的提督衙门，侍奉丈夫，训育儿女。这次，冯子材不让她随军前往，她就预感军情险恶，吉凶难卜，于是含泪对冯子材说：“夫君此去千万保重，妾身日夕倚门盼望凯音！”

冯子材又唤过大儿子冯相猷说：“冯家从未出过读书人，你学业初成，还要努力上进，以光大门楣！”和父亲及两个弟弟相比，冯相猷显得文弱腼腆，他一迭声地应道：“孩儿遵命！”

冯子材抬头望望新宅粗大的屋梁，还散发出桐油香气的雕刻门窗，以及挤满堂下的家人，心里感到阵阵温馨：从一个穷苦的光棍汉到组成这样大的家庭是多么不易呀！想到这里，他面向全家，提高声调说：“法寇船坚炮利，猖獗已极，肆虐凶暴，屡败我军。此去广西边关，不灭法寇，誓不生还，唯有以死报国！万一军有不利，法寇长驱直入，百粤非复我有，你等一闻凶耗，即宜急迁江南躲避，永为中国民人！千万不能恋家不去，腆颜事敌，为外夷奴使，有玷我冯氏门楣！”

冯子材的话未说完，王氏夫人及一应女眷，已忍不住失声痛哭，只有冯相猷强忍眼泪答道：

“孩儿晓得！”

吩咐家事已毕，冯子材带同冯相荣、冯相华出到门外，跨上早已备好的战马，飞快地向钦州城奔驰而去，在那里，萃军的先头部队五千人早已整装待发，只等冯子材的命令了。